

人間喜劇

杜爾的教士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1

外省生活之場景

820(52)
7715₄

人 間 喜 劇

杜 蘭 的 教 士

(獨身三者部作之一)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巴 爾 扎 克 著 · 高 名 凱 譯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 1949 •

譯序

這幾年來，因為生活的顛沛，頗做了一些行外的事情。巴爾扎克小說集的翻譯就是其中的一種。回想一九四一年冬天，我和燕京大學遭受同樣的命運，其狼狽的情況實在是難於筆述。後來我受中法漢學研究所的聘請，擔任研究員的職務。那時候，物價已漸高漲，漢學研究所所給我的報酬實在沒有法子讓我維持最低的生活。然而「不合式」的工作又不願意接受，幾乎沒有一天不在經濟的壓迫之下。幸虧我的朋友俞鴻模先生和陳伯流先生約我爲上海的書店翻譯巴爾扎克小說集。於是，這外行的工作也就只好擔任下來了。那時候，我的漢語語法論已經脫稿，所以每日到所工作六小時之後，回家時還能抽出時間來翻譯，平均每日譯四五千字。這樣的堆積下來，不覺已將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外省生活之場景所包括的各篇小說大半譯竣，成書計歐琴妮、葛蘭德、幽谷百合、幻滅（共三部），打水姑娘，畢愛麗黛，杜爾的教士等一百萬言之譜。不幸翻譯不及一年，書店被日人查封了，我的工作也就停頓了。勝利以來，又因為種種問題，書店方面沒有消息。最近得俞鴻模先生來信，

說是譯稿即將於海燕書店出版，並囑再行繼續翻譯，希望能將人間喜劇所有的五十餘部小說全數譯出。我本來是文學的門外漢，而燕大的課務又極忙碌，說道理不應當再作這行的工作，然而一來因為俞先生的熱忱使我極覺感動，在這「斯文掃地」的時代裏，俞先生還願意繼續這「沒出息」的文化事業，他的精神實在是可佩服的，二來因為俞讀巴爾扎克的書愈覺得他的偉大，愈覺得這工作之有意義，三來因為勝利的結果不能使我們這一批讀書人得到生活上的保障，所以也就勉強的答應了下來。我不知道我能够繼續翻譯到什麼時候，更不知道書店的力量能够出到幾部書。我只盡我的能力來擔負這「費力不討好」的工作。

我的文學修養本極有限，現在來擔負這重大的壯舉，心中委實覺得不安。我希望賢達之士能够給我批評和指導。

看到我目前的狀況，想到巴爾扎克當年之以債務的壓迫而努力寫作，我有無限的同情，我有無窮的感慨。然而巴爾扎克總還能够完成他這百科全書式的巨著，我卻只能夠給他作些翻譯介紹的工作，不禁惶愧萬狀。我譯巴爾扎克小說集時，得吾妻陳幼蘭女士的幫助甚多。她給我解決了許多疑難的問題，甚至於替我翻譯了好幾段。我的朋友沈寶基先生也幫我解決一些問題，都應當在此致謝。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巴爾扎克評傳

奧瑞利·得·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於一七九九年生於法蘭西杜爾蘭省的杜爾 (Tours) 城。他的父親是法蘭西南方人，原籍阿爾比 (Albi)，是一位熱情的夢想家，有寫作的癖好。巴爾扎克童年的時候正逢皇軍的最後的戰利的時期。他自八歲起就在王多姆學校讀書，讀到十四歲為止。十三歲的時候就有大志，決心要當一個偉人。那時候他就寫了意志論 (Traité de la Volonté)，可惜這部書的原稿被奧古爾神父 (Haugault) 沒收了。一八一四年，他到巴黎去，寄宿在黎畢德 (Lepine) 的學舍裏。十八歲得文學士的學位之後，他又到法學院去攻習法學，在維爾曼 (Villemain) 和古桑 (Cousin) 的班上聽課，養成了愛好歷史和法律的興趣。巴黎頗能誘惑他，他常常在賽茵河堤岸的書攤上徘徊，到法蘭西劇院去觀劇。他的父親叫他購買一個法律公證人的事務所，希望他能够賺錢享福，他卻乾乾脆脆的拒絕，而願意當一位著名的作家，就以克倫威爾為題材，寫了一篇劇本。可是當他把這劇本念給他的父親，他的母親，他的妹妹羅爾 (Leure) 聽的時候，他

卻發現這是一個完全的失敗。他既自覺沒有劇作家的才能，就馬上改變方針去學斯各脫，當一位小說家。就在這個時候，他認識了柏爾尼夫人（Madame de Berry）。柏爾尼夫人甚至於都比他的母親大上三歲。她是一位有遠大眼光的貴婦，她看出巴爾扎克的天才，就支持他，幫助他，忠實的愛他，一直到死的時候為止。

就在柏爾尼夫人的援助之下，巴爾扎克居然於一八二五年組織了一家印刷局。他想把莫利哀（Molière）的著作集在一起，印成一厚冊，又想同樣的刊印拉方登因（La Fontaine）的全集。然而這企業卻使巴爾扎克損失了所有的金錢，還加上柏爾尼夫人的兩萬佛郎。二十九歲的年齡，他卻負了七萬五千的債務，他非常的失望。可是他的文學的天才卻因為他和實際生活的接觸和他的不如意而更加發揚光大了。他用自己的真名署名的第一篇小說朱安黨（Les Chouans）是在福傑爾（Fougère）蓬梅勒爾（Pommereul）先生家裏寫成的，頗引起人們的注意。他的父親就在這一年死去，享年八十歲。臨死的時候，還沒有忘記對他說：『這寫得不壞，但是最好是寫篇關於婚姻的小說。』巴爾扎克總算是孝子，埋葬他的父親之後，他就依照父親的遺言，寫了他的結婚生理學（Physiologie du Mariage）。這時候他認識雷卡美埃夫人（Madame Récamier）和夏都白里安（Chateaubriand）。這本書成功了，而他的腦中也已經有了驢皮記（La Peau du Chagrin）的腹稿。

巴爾扎克實在是精力過人的。他寫一本書的時候，往往腦中又在構思其他的腹稿。正當他寫驢皮記的時

候，他又想出了高里奧老伯（Le Père Goriot）的佈局。這時候他就在他的姓氏之後加上表示貴族血統的虛字「得」。他和葛絲特麗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Castries）的一段姻緣大約就是這時候開始的。他愛她，又罵她，怨恨她，因為她總是那樣的冷酷。他在杜爾的朋友馬爾岡（Margonne）家裏完成了他的高里奧老伯，然而他又短了十三萬五千佛郎的債務，因為他喜歡效法執椅子弟的步伐，大事揮霍，雖然他還免不了帶有平民的習氣。他非常的驕傲，賦有極大的虛榮心。就在他起草柏爾·路易（Louis Lambert）和鄉下的醫生（Médecin de Campagne）的時候，他卻不顧朋友的善意的勸告，繼續的追求着小資產階級的幻夢，奢華的貴族的生活。

這時候他正三十一歲。就在這一年，他收到「異國美人」的第一封信。這位美人所給他的影響是很大的。她是一位波蘭的貴婦，韓斯迦公爵夫人（Comtesse de Hanka）。所以巴爾扎克實在有三個情人。他愛柏爾尼夫人，他過度的崇拜葛絲特麗侯爵夫人，他劇烈的溺愛韓斯迦夫人。他同時靈量的寫作寫完鄉下的醫生之後，就已經想到葛蘭德·歐琴妮（Eugénie Grandet）想到畢路都·凱撒（César Biotteau）等等。他放棄了葛絲特麗夫人，到新沙特爾（Neuchâtel）去追尋他的新歡韓斯迦夫人。過度的工作和歡樂毀壞了他的身體，只有三十四歲的年華，他卻已經肥胖而受到充血症的威脅了。他和軍事當局的齟齬又增加了他的健康的低落。他是一位正統派的王黨，他討厭路易·菲力的政府，他拒絕入伍參加國防軍。他就這樣的被人送

入監獄裏，去嚐鐵窗的風味。他的債務又加重了。有點被他忘却的柏爾尼夫人就於此時死去。雖然他曾把她的不朽的影射在幽谷百合 (*Le lys dans la Vallée*) 裏，然而這總是他的生活的一個難堪的棒喝。更悲慘的是冷靜而敏悟的韓斯迦夫人也沒有隱瞞她對他的愛情的懷疑。

不過，他無論如何總用他的超人的力量實現了他的一部分計畫。他的私人生活之場景 (*Scènes de la vie privée*)，外省生活之場景 (*Scènes de la vie de province*)，巴黎生活之場景 (*Scènes de la vie Parisienne*)，軍旅生活之場景 (*Scènes de la vie militaire*——尙未完成)，鄉村生活之場景 (*Scènes de la vie de Compagne*) 中所包含的小說激勵了整個的十九世紀。他在思索着他的風俗的研究 (*Etudes de Mœurs*)，哲學的研究 (*Etudes Philosophiques*)，分析的研究 (*Etudes analytiques*)，爲着完成這偉大的計畫起見，巴爾扎克日夜不停的走筆疾書，疲倦的時候，就用大量的咖啡來提神，甚至於三天不吃一頓正式的飯。他的原稿非常的潦草，常常因爲在對校的時候大加修改而引起書商的吵鬧，甚至於受到罰金的處分。雖然他是這樣拚命的寫作，他還有閒情去建築他的查蘭地 (*Jarilles*) 的房子，還和兩世界雜誌 (*Revue des Deux Mondes*) 的主持人布洛斯 (*Buloz*) 打過官司。他又對戲劇發生第二次的興趣，不幸他的劇本馬爾迦德 (*Marcadet*) 卻遭到敵愾的讀者。他的燕德冷 (*Vautrin*) 出版的第二天就遭禁售，因爲觸犯了路易一菲力。巴爾扎克還辦過巴黎雜誌 (*Revue Parisienne*)，可是因爲賠累太多，只出三期就停刊。他曾爲一

個名叫柏伊特爾 (Peytel) 的刺客辯護過，這刺客就在他的面前上了斷頭臺。當他的老朋友拿克加爾大夫 (Nacquart) 勸他休息的時候，他還倔強的說：『我還得有十五年的生命來完成我的工作哩！』

這其間，他還抽暇在巴黎近郊種植一些波羅蜜，同時又寫下他的妓女的光榮和悲哀 (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鄉下人 (Les paysans)，窮困的父母 (Les parents pauvres)。他的從妹貝特 (Cousine Bette) 是於一八四六年完成的。

韓斯迦公爵死去了。韓斯迦夫人到巴黎來看她的老朋友。他也兩次到波蘭去回拜她。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因為積勞成疾，害了咳嗽病。他的心臟不規則的跳動。韓斯迦夫人同意請求沙皇的允許，讓她嫁給巴爾扎克，可惜沒有成功。根據俄國的法律，貴族夫人欲要另嫁外人就得放棄她的財產，這頗使她為難。但是有一天，聽見看護巴爾扎克的醫生說巴爾扎克的病勢已無挽救的希望，為着使他能够得到幾天的最高的幸福起見，她就跟她的兒子和她的女婿商議，終於在十八年的期待之後，於一八五〇年三月十五日和巴爾扎克結婚。他們一同回到巴黎來。巴爾扎克也就在當年的八月十八日離開他的韓斯迦夫人，與世長辭了。下葬的時候，內務部長忽然問道：『他是偉大的人才嗎？』雨果 (V. Hugo) 就回答說：『無妨說是偉大的人才吧！』是的，巴爾扎克是人類有歷史以來的最偉大的天才之中的一個。

巴爾扎克給他自己的小說起了一個總名，叫做人間喜劇 (Comédie Humaine)。他在序上說：『這龐大

的計畫包括有歷史的紀述，社會的批評，社會風俗的分析，社會原則的討論。他允許我在今天出版的我的全集上起下這個名稱：人間喜劇。這部大著作所包含的有三部，也可以說是三幕，即上面所述的風俗的研究，哲學的研究，和分析的研究。其中以風俗的研究最爲重要。巴爾扎克所分的各種場景，私人生活之場景，外省生活之場景，巴黎生活之場景，政治生活之場景，軍旅生活之場景，都是屬於這一項的。人間喜劇的書名一八四一年始見於廣告，一八四二年始與讀者見面，但是巴爾扎克的計畫卻遠在一八三三年。他的妹妹蘇維爾夫人告訴我們當他在這一年寫完鄉下的醫生之後，他很高興的跑到她那裏，對她說他的計畫。當然因爲生活的變遷，他的工作也不見得能够依照原來的計畫進行，而他的小說也不見得剛剛好可以依照他的三分法分類，其實他的任何一篇小說都可以帶有風俗的研究，哲學的研究，分析的研究的意味。但是總括的說，他的小說集卻堪得稱爲人間喜劇而無愧，他實在是把人類所有的各種典型的人物都在他的小說中描寫得淋漓盡致。

一般文學批評家都認爲巴爾扎克是自然主義的鼻祖，但是也頗有一般人認爲他是浪漫派文學家，說是他的小說的產量絕不是他的實際的生活經驗所能供給材料的。這其實是冤屈了巴爾扎克。雖然巴爾扎克所寫的小說非常之多，他好像不能有多少的時間去實際體驗社會的實況，可是他從三十一歲起才開始他的正式的文學家的生涯，在這之前，三十年的生命總不能算是太短促，何況他是非常活動的人，非常用功的人，我們在他的小說中而且還可以常常看到他關於自然科學問題的解釋哩。巴爾扎克確是自然主義派文學的鼻祖。

他的寫作多半都是由實際的觀察得來的，當然觀察之後並不是沒有加以絲毫的想像的見解。他的觀察而且是實地而尖刻的。他每寫一部書，爲着描寫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起見，往往是親身下鄉去研究，或是寫信詢問專門家。他的朱安黨就是就地寫成的。爲着描寫幻滅（*Illusions perdues*）中的安古蓮城起見，他曾於一八三六年六月寫信詢問迦羅夫人（*Madame Carraud*）說：『我願意知道您走到桑林場去的，您的馬口鐵商店所在的那一條街的名字；還有，沿着桑林場和法院的那一條街的名字……還有，通至大教堂的那一座門的名字；還有……』有人說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其實是法蘭西的風景地理的教科書。當然有的地方是他所沒有走過的，然而他也絕不憑空捏造，他總是在書本的研究之中來使他的描寫正確。所以他雖然沒有到過挪威，然而他對挪威的描寫卻能滿足挪威的讀者。最有趣味的是勒梅（*L. Lemer*）嘗謂他曾於一八五五年在杜達克（*A. Dutacq*）手中看到一張巴爾扎克所繪的軍事地圖。這是巴爾扎克爲他的戰爭（*La Bataille*）所預備的實際軍事地圖。可惜戰爭這部書雖經巴爾扎克屢次提及，終未見其出版，不知是什麼緣故。不但是地理，其他的一切科學，如化學、法律、醫學、商業、銀行、音樂等等，他都沒有不詳加研究過。他的觀察而且都能够看到事物的精髓。他的描寫的深刻是任何的小說家所不能及的。他還有預言的本領。他在幻滅中所描寫的新聞界的情形，在當時看來似乎是言之過甚，然而卻都成爲後來的事實。這當然也是他的觀察的尖銳的結果。

巴爾扎克的小說不但有實際的觀察的寫實的功用，而且有歷史的價值。他曾在幻滅裏借用阿爾太斯對

魯先所說的話，說到歷史敘述的重要。布隆提爾（Brunetière）說：巴爾扎克的小說有極大的文獻的價值。自從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到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之間，這其中的五十年的政治史和社會史，我們都可以在人間喜劇裏看得到。他描寫過這時期的大事變，朱安黨的反共和運動，帝國時代的政情，布爾崩的復辟，路易一非力的統治，這一切的史實都可以在人間喜劇裏找得到。無怪乎泰納（Taine）說：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聖西門回憶錄（*Memoires de Saint-Simon*）。

總之，巴爾扎克的作風是獨創的，在他以前，沒有人用他的方法來寫小說。他和浪漫主義是相反的。雖然在他的作品之中也有浪漫主義的色彩，例如幽谷百合，但是以整個的精神來說，人間喜劇確是自然主義的第一部典範。他是一八二〇至一八三〇年間所發生的科學思想運動的產物。大體的說，這都富有想像，富有熱情，而富有觀察力的巨著在文學方面實在是第一部的學者著作。巴爾扎克在相當的範圍之內是一個社會道德學家，是一位歷史學家，是人性智慧的自然主義者。巴爾扎克的筆調是他的天才的流露，他的描寫是他的觀察的果實。但是他的思想卻是迪德羅（Diderot）的繼承。他在人間喜劇中常常提到這位百科全書的主編人迪德羅，使他注意人類的環境的不同，使他對各種學科發生興趣。他的人間喜劇也可以說是「人類生活的百科全書。」

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書中帶有過分的金錢的氣味。他到處提到金錢。這是他的妹妹蘇維爾夫人對他所

加的批評。然而，如果我們知道巴爾扎克一生和債權人的奮鬥的歷史，我們總可以原諒他；如果我們知道他的目的是在於描寫社會的實況，如果我們承認金錢在近代社會中所生的力量，我們而且還要欽佩他的深刻的觀察哩。

巴爾扎克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只就文學的範圍來說，一切近代的小說都是以他的人間喜劇為濫觴的；沒有他的話，福羅貝爾（Flaubert）、魏古爾（Goncourt）、都德（Daudet）、左拉（Zola）等也寫不出他們的作，也說不定。這麼樣的一位偉大的作家總應當是我們所敬愛的。

目次

譯序

巴爾扎克評傳

杜爾的教士

獻給 雕刻家大衛

您的名字曾在這一世紀中顯耀過兩次，我會把您的名字銘刻在我的小說中，這部小說能流傳到什麼時候實在是個問題，然而您卻把我的名字刻在銅像之上。這銅像要永遠存在於各國人的腦海之中，只有錢幣製造家的粗俗的鐵錘纔會敲打他。當古錢學家在巴黎的灰燼之中找到您的雕塑總是永遠的存在於民衆的生活之外，而可以從中看到各朝代的變遷的時候，他們不是要爲您的工作室所有的許多人頭塑像而覺得爲難嗎？所以，神聖的特權是屬於您的，屬於我的，只有我對您的感恩。

得·巴爾扎克



一八二六年秋初，本書主角畢路都教士夜會歸來，路上遇着一場暴雨。他雖是肥滿的身軀，倒還敏捷的穿過了杜爾城的聖卡田教堂後身一塊小小的荒涼的廣場，名叫隱修院的。

畢路都教士短小的身材，風痛病的體質，有六十歲的模樣，他曾忍受過不少次風痛病的苦楚。在生命的一切痛苦中，這位善心的教士所最厭惡而不能容忍的就是他那變常常溼透而有火鉤子的破鞋，連底都是透水的事實上，他雖然和教會中其他的人同樣謹慎的用這雙法蘭絨的靴子來包紮他的雙腳，然而他卻不免得些溼氣；第二天他的老毛病也總要發作。但是因為隱修院的石子路總是乾的，而畢路都教士也在李·斯杜麥夫人家裏玩魏斯特牌贏了三個佛郎零六蘇，他就忍受着雨。自從他經過教區廣場的時候，雨就下得很大了。這時候他又想起他的迷念。這是十二年來的希望，教士的希望，十二年來的每天晚上，這希望都好像是要成功了。總之，他太把自己束縛在這「僧會會員」的外套裏，甚至於連外邊的氣候也難得感覺。晚上照例到李·斯杜麥夫人家裏來聚會的人們都給他保證能够得到僧會會員的地位。聖卡田總主教的遺缺正空着，沒有比他更合式的。